

# 茶文學與佛意境的交融—— 唐宋茶詩的考察

黃國清

南華大學宗教學所副教授兼所長

## 一、前言

茶是一種至為特殊的植物，可用作治病養生的本草，亦為涵養精神的飲品。唐朝蘇敬等編《新修本草》載：「茗，味甘、苦，微寒，無毒。……去痰熱渴，令人少睡。」佛教禁制飲酒，飲茶則具消解昏沉、清醒神思、寬胸解鬱的功效，助益修行用功。又唐朝陸羽《茶經》言：「茶之為用，味至寒，為飲，最宜精行儉德之人。」說明茶葉的特性相應於清心寡欲的精進品格。茶作為精神飲品，很早就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，名茶好水多出寺院周邊；僧人種茶、採茶、製茶、品茶；文人雅士與學僧禪者以茶會友，茶成為一個很好的文學素材，及精神體悟的表達媒介，他們留下不少膾炙人口的詠茶文學。

本文「茶文學」所用材料，泛指出家僧人與文人居士所作的詠茶、談茶的文藝作品，尤其是與佛教人事物和思想意境相涉者，關心其間所反映的文學趣味與精神意蘊。唐宋詠茶詩詞雖然眾多，但要求茶與佛教交集在同一篇作品之中，數量因而大幅減少。透過這些作品的探討，呈現茶與佛教交涉之後的文學面貌，以及由此所傳達的精神修養意境。研究成果將有助對中國佛教文學之表現的理解，並藉此思索飲茶文藝在學佛生活中的靈性啟迪作用。

## 二、唐代茶詩的佛禪意境

唐代的茶文學發展，可用陸羽（733-804）《茶經》的問世（約寫於上元年間，760-761）作為分界。茶本來煮羹食用，後演變為飲汁法，也可用作藥物，為藥食同源之嘉木。<sup>1</sup>在陸羽述作《茶經》的時代之前，雖然茶已成為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中的飲品，但以茶作為寫作題材的文學作品甚為罕見。《茶經·七之事》言及的茶事史料中，僅見西晉左思的〈嬌女詩〉，描寫少女烹煮茶荈的可愛模樣；以及西晉張載〈登成都白菟樓〉詩，以「芳茶冠六情，溢味播九區」的詩句歌頌蜀地所產茗茶為一切飲品之冠，清香滋味傳遍天下。<sup>2</sup>

學者檢視魏晉南北朝詩的輯軼當中，實際上也只有這兩個例子。<sup>3</sup>連茶詩都已少見，更何況是連結茶與佛教的詩作！陸羽對飲茶進行精緻文化的轉向，研議精良的烹煮程序並賦予高尚的精神內涵，許多文人雅士同他交遊，對於他們嗜茶寫茶不無推波助瀾的作用。<sup>4</sup>唐詩中茶詩的大量出現，



茶可解沉醒思，有益修行。

1. 參見關劍平：《茶與中國文化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，頁3-10。
2. 參見楊東甫、楊驥編著：《中國茶文化全書》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，頁15。
3. 參見高橋忠彥著，陳星橋譯：〈從唐詩看唐代茶與佛教的關係〉，《法音》1996年第6期，頁16-25。
4. 參見李莫森：《詠茶詩詞曲賦鑑賞》，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2006年，頁5。

也要到與陸羽唱和的詩僧皎然之後。<sup>5</sup>

記載飲茶與佛教修行生活關係的唐代文獻，較著者如封演《封氏聞見記》卷6〈飲茶〉言：「茶，早採者為茶，晚採者為茗。《本草》云：止渴，令人不眠。南人好飲之，北人初不多飲。開元中，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，大興禪教。學禪務於不寐，又不夕食，皆許其飲茶。人自懷挾，到處煮飲。從此轉相仿效，遂成風俗。」茶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，又能除睡眠，醒神思，極適合禁絕飲酒，要求過午不食，又須要長時精進打坐的佛教禪者所採用，飲茶的風習就在佛教群體之中漫延開來。<sup>6</sup>詩是唐代的特色文學體裁，詩人常與僧人交遊，他們寫作茶詩，通常只是言茶而不及佛，但也不吝運用佛教成素與茶事的相互交映來深化詩作意境。

佛教僧人也加入作詩的行列，皎然、貫休、齊己等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詠茶詩。<sup>7</sup>盛唐詠茶詩作尚不多見，如詩仙李白〈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並序〉，以優美詩句道出仙人掌茶的產地特性及其創製者僧人中孚。（《全唐詩》卷178）詩聖杜甫〈已上人茅齋〉言：「已公茅屋下，可以賦新詩。枕簟入林僻，茶瓜留客遲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224）僧人茅蓬有助激發寫詩靈感，詩中還提到主人的熱情款待，攜著坐具引領客人到林間靜處，拿出茶和瓜果贊助談興，茶只占有角落的陪襯位置。

5. 參見高橋忠彥著，陳星橋譯：〈從唐詩看唐代茶與佛教的關係〉；蕭麗華：〈唐詩中的茶禪美學〉，演講稿，<http://www.puer.cn/?p=452#more-452>。

6. 多數研究者將封演的記述解讀為飲茶風俗源自佛教，但也有學者主張封氏的說法僅能說明飲茶在佛教內部的傳播經過，佛教對中國茶飲之風是有促進作用，但不可說以其為始。參見趙榮光：〈中國茶飲文化中的禪悟精神〉，關劍平主編：《禪茶：歷史與現實》，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，頁35-41。

7. 參見蕭麗華：〈唐代僧人飲茶詩研究〉，《台大文史哲學報》第71期，2009年11月，頁209-230。

茶文學與佛意境的交融——唐宋茶詩的考察

李白的詩，意在介紹一種具回春延年功效的特色「仙茶」；杜甫的茶，是一種生活飲品。二者都不是藉茶表達精神意境。隨著中唐時期茶文化的進展，茶詩湧現，茶成為深化詩境的媒介，隱喻著高尚清雅的品格。以下依照茶的精神品格、托寺僧以明茶、托茶以顯禪悟三個項目，呈現唐詩中佛禪文化與茶文學的交涉情形。要說明的是，一首詩中這三個項目或有重疊之處，如此分類只是為了方便討論的進行。

（一）茶的高尚精神品格

陸羽《茶經·一之源》說：「茶之為用，味至寒，為飲，最宜精行儉德之人。」又在〈五之煮〉說：「茶性儉。」配合茶的性味，對茶的精神品格做了非常嚴格的規定，側重淡泊儉約與專精修養，而這種品格與喜愛貼近自然山林的僧家與詩人最為相合，促成佛教與茶文學的邂逅。元稹〈一字至七字詩·茶〉即說茶是「慕詩客，愛僧家」。（《全唐詩》卷 423）當時的茶多栽植於山中自然環境，可寄寓本性潔淨，不落流俗，韋應物〈喜園中生茶〉說：

潔性不可汙，為飲滌塵煩。此物信靈味，本自出山原。  
聊因理郡餘，率爾植荒園。喜隨眾草長，得與幽人言。  
（《全唐詩》卷 193）



十九世紀日本畫家春木南溟所繪  
〈陸羽肖像圖〉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八期

因此，擁有靈性的茶喜與性格接近的隱逸人士交流。韋應物的種茶採用一種自然模式，讓茶與眾草一起生長，不予過度干預，不願違背它的自然純真本性。

呂岩（呂洞賓）〈大雲寺茶詩〉也說：「幽叢自落溪岩外，不肯移根入上都。（《全唐詩》卷 858）」深山林野才是茶的住棲地，遷移到繁華都會只會消蝕它的生命力。由於茶的高潔品德，採茶時甚至要求齋戒，姚合〈乞新茶〉說：「嫩綠微黃碧澗春，採時聞道斷葷辛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500）如果飲者缺乏相應的靈性，將難以體會茶的真實況味，劉禹錫〈西山蘭若試茶詩〉最後發出如此的感言：「欲知花乳清冷味，須是眠雲跂石人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351）眠雲借指山居，跂石是垂足坐於石上，山居能夠涵養性靈，品鑑澄澈清涼的況味。

由於茶的生長環境與性味功效，詩人與僧家因此將想望的精神修養境界寄託在茶身上。當然，身處山林而心向紅塵，則是偽裝的隱逸，遠離茶的靈味。自然山林生活是僧家與詩人的深切期望，由環境的清幽帶動心靈的澄明，但詩人有必要返回都會人間，善盡其生命義務，發揮他的精神涵養與智慧才性，謀求家國人群之福。身在塵囂之中，正好藉茶的清冷淡泊之性進行清洗，保全純真的初心。

詩僧皎然〈飲茶歌謔崔石使君〉言：

一飲滌昏寐，情思朗爽滿天地。

再飲清我神，忽如飛雨灑輕塵。

三飲便得道，何須苦心破煩惱。（《全唐詩》卷 821）

第一飲憑藉茶的苦寒性味獲致生理上的除睡眠、醒神思功效；第二飲是身心兩方面的清心滌煩作用；第三飲更是大步邁進，領悟茶的



茶文學與佛意境的交融——唐宋茶詩的考察

清淨淡味，這便是天地自然之道的發露，心中一片平坦，暫時放下執著，煩惱無由生起。別以為詩人喜歡做誇誕表述，如果喝茶即能證道，世人何必刻苦從事宗教修鍊？茶透過其自然本性讓飲者憶念起天地真理，持有不離之心，得以消融馳逐俗世的煩惱心緒。

詩人常好酒，微醺狀態或有助詩情；詩人也好茶，藉茶醒心能拓深詩境。酒教人不要太清醒，茶卻讓人清醒，茶與酒是互補還是相斥？酒能亂性，佛教因而禁酒，敦煌文獻〈茶酒論〉中，茶自豪地向酒說：「我之茗草，萬木之心，或白如玉，或似黃金。名僧大德，幽隱禪林，飲之語話，能去昏沉。供養彌勒，奉獻觀音，千劫萬劫，諸佛相欽。酒能破家散宅，廣作邪淫，打卻三盞以後，令人只是罪深。」<sup>8</sup>

茶在一切植物當中是最為精純之物，推進精神煉養，可用以敬供佛菩薩，為諸佛所讚歎，不如酒是罪惡的驅動者。本來茶和酒還算勢均力敵，各擅勝場，道士施肩吾〈茶酒聯〉說：「茶為滌煩子，酒為忘憂君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494）所以他在〈春霽〉一詩中的排場是：「煎茶水裏花千片，候客亭中酒一樽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494）並不獨厚任何一邊。姚合〈和元八郎中秋居〉言：「晚眠隨客醉，夜坐學禪僧。酒用林花釀，茶將野水煎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501）夜裡或是呼友朋買醉，或是效僧人禪坐，可隨順情致備酒、煮茶。然而，茶與佛教的深厚結緣，酒就必須有所退讓。施肩吾〈蜀茗詞〉曾想用酒來比擬茶，卻怕開罪於僧友：「山僧問我將何比，欲道瓊漿卻畏嗔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494）」

施肩吾迫於情面而不得言酒，皎然是個僧人，自然要為茶發聲，視茶較酒為高尚，其〈飲茶歌諒崔石使君〉一詩云：「此物清

8. 見黃征、張湧泉編：《敦煌變文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，頁 423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八期

高世莫知，世人飲酒多自欺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821）對比於茶，飲酒似無助於靈性的開發。又其〈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〉說：「九日山僧院，東籬菊也黃。俗人多泛酒，誰解助茶香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817）

九月九日重陽登高，也是黃菊在籬下綻放的季節，這與陶淵明的退隱風致遙相呼應，俗人不解風情地摘菊花泡酒，卻不知賞菊與飲茶本可相得益彰。張謂〈道林寺送莫侍御〉言：「飲茶勝飲酒，聊以送將歸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197）選在佛寺設茶席與友人餞別，重視誠真的心意交流，而非迷茫的刻意短暫忘懷。錢起與僧友在茶會上進行真理玄談，此刻茶勝於酒，他在〈過長孫宅與朗上人茶會〉說：「玄談兼藻思，綠茗代榴花。……松喬若逢此，不復醉流霞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237）。榴花、流霞都是美酒的稱代，他甚至說縱使赤松子、王喬等仙人值遇此場佛理對話，也不復醉心瓊漿玉液。

錢起在〈與趙莒茶宴〉更明確表達此意：「竹下忘言對紫茶，全勝羽客醉流霞。塵心洗盡興難盡，一樹蟬聲片影斜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239）啜茗忘言與飲酒求仙，錢起附議前者，那是更深層的生命探索，也是有效的清洗世俗塵心之道。精神層面的深度滿足顯然高過飲酒的短暫快活。用茶把酒比下去，無形中也在替佛道區分高下。

茶擁有高潔儉約的品德，生長於山林的意象，以及清心滌煩的妙用，讓親近佛教的僧人和詩客選擇了它，借茶的特質來表徵佛教，通過飲茶以息心悟道。

## （二）托寺僧以明茶道

以茶為主角的茶詩，依藉佛寺與僧人的意象，更能襯托茶的高

茶文學與佛意境的交融——唐宋茶詩的考察

潔脫俗品格。在這類的茶詩中，寺院與僧侶常退到了背景當中，利用採茶、煮茶與飲茶的場景來寫意，揮灑茶事的精神取向。但缺少了佛教要素的支撐，茶的靈性意涵可能大幅削弱，變成一種生活雅事而已。

劉禹錫〈西山蘭若試茶詩〉是首稍長的茶詩，描繪採茶、製茶、煮茶、品茶的整個歷程，並由此帶出人生感悟：

山僧後簷茶數叢，春來映竹抽新茸。  
宛然為客振衣起，自傍芳叢摘鷹觜。  
斯須炒成滿室香，便酌砌下金沙水。  
驟雨松聲入鼎來，白雲滿碗花徘徊。  
悠揚噴鼻宿醒散，清峭徹骨煩襟開。  
陽崖陰嶺各殊氣，未若竹下莓苔地。  
炎帝雖嘗未解煎，桐君有錄那知味？  
新芽連拳半未舒，自摘至煎俄頃餘。  
木蘭沾露香微似，瑤草臨波色不如。  
僧言靈味宜幽寂，采采翹英為嘉客。  
不辭緘封寄郡齋，磚井銅爐損標格；  
何況蒙山顧渚春，白泥赤印走風塵。  
欲知花乳清冷味，須是眠雲跂石人。  
（《全唐詩》卷 351）

詩中道，茶率性生長在寺院後邊竹下幽寂的莓苔地，茶芽富有春天氣息，由於嘉客蒞臨，僧人臨時採茶、炒茶，隨意自寺前山泉酌取好水燒煮，茶、竹、幽寂、春意、山僧、寺院、清流，構成一幅自然天成的煎茶圖，這乃是茶道本色。遍嘗百草的神農炎帝及黃帝時

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八期

代的醫師桐君，發現茶葉的清熱、除煩、醒睡等藥用功效，卻不解品飲茶湯的清涼興味。茶出自天然山林，最好維持其清儉性格，別用磚井銅爐、白泥赤印這種世俗勾當來沾染其高潔風韻。如果從這首詩中取走了山僧、佛寺，做茶、煮茶、談茶者若不是出世僧侶，還能顯出幾分靈味與幽寂？

佛教人事物的映襯，為茶的靈性意味帶來畫龍點睛的效果。詩人自己煮茶，也要向僧人借個器具，增添幾許清寂意境。皮日休〈題惠山泉〉言：「馬卿消瘦年纔有，陸羽茶門近始閒。時借僧爐拾寒葉，自來林下煮潺湲。」（《全唐詩外編》下）無錫惠山泉本為名泉，因僧人惠照近居而得名，相傳陸羽將其評定為天下第二泉。<sup>9</sup>皮日休酌此名泉品茶，常借用僧人的火爐，撿拾寒天的落葉，到樹林中煮水，一個「僧」字點出了閑靜景象。



無錫惠山泉被茶聖陸羽評為天下第二泉，故又名「陸子泉」。

成彥雄〈煎茶〉也有類似書寫：「嶽寺春深睡起時，虎跑泉畔思遲遲。蜀茶倩個雲僧碾，自拾枯松三四枝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759）這在勾勒一幅煮茶圖：詩人居住山中佛寺以享受閒適生活，春深時節睡醒後信步走到虎跑泉畔，感覺神志昏沉，臨時起意向山

9. 參見朱世英等編：《中國茶文化大辭典》，上海：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，2002年，頁120。

茶文學與佛意境的交融——唐宋茶詩的考察

僧借個茶碾，燃燒松枝煮名泉品好茶。

對照山中煮茗的幽趣，李德裕〈故人寄茶〉較落俗套，也不免請僧入詩：

劍外九華英，緘題下玉京。開時微月上，碾處亂泉聲。  
半夜邀僧至，孤吟對竹烹。碧流霞腳碎，香泛乳花輕。  
六腑睡神去，數朝詩思清。其餘不敢費，留伴讀書行。  
（《李文饒別集》卷3）

此詩描寫老朋友寄來蜀地茗茶，月夜開封，碾為細末，取泉煮茶，品鑑茶湯，頌揚其除睡醒神功效，也述說對茶葉的珍惜之情。寫意平凡的詩句，幸而「半夜邀僧至，孤吟對竹烹」句爭取了一些脫俗氛圍。

柳宗元〈巽上人以竹閑自采新茶見贈，酬之以詩〉，因僧人贈茶，而想像茶葉生長的山間竹林環境，以及山僧清晨摘茶的孤寂身影，不避水岸與高涯，此茶得來實屬不易。僧人製茶做工精細，主人忙叫兒子煮水烹茶，芳香四溢。因為僧人採茶製茶的意境，此茶飲來獨有佛教韻致：

芳叢翳湘竹，零露凝清華。復此雪山客，晨朝掇靈芽。  
蒸煙俯石瀨，咫尺凌丹崖。圓方麗奇色，圭璧無纖瑕。  
呼兒鑿金鼎，餘馥延幽遐。滌慮發真照，還源蕩昏邪。  
猶同甘露飯，佛事熏毗耶。咄此蓬瀛侶，無乃貴流霞。  
（《全唐詩》卷351）

「滌慮發真照，還源蕩昏邪」一語雙關，既述說茶的助益神思作用，也隱喻佛教的清明心智。詩人還把《維摩詰所說經·香積佛品》甘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八期

露味飯化導毗耶離城<sup>10</sup>的場景遷移過來，以佛經故事助顯茶功，最後以向仙道人士的質問作結。酒如何能與茶相比呢？

茶有佛教景物相助，映現出清儉靈明的質地。茶好幽靜，不喜做作，愛與隱士僧家交遊。知心的詠茶人能領略茶的天然本心，還茶一片空靈詩境。愛茶詩人不把茶當作純粹外物來刻劃描寫，而是與茶進行心意的交流，借來佛教的符號顯示茶事的深刻底蘊，反思精行儉德的修養之道。

### （三）托茶事以顯禪悟

唐代飲茶活動盛行於佛寺，僧人本是佛教社群的一員，喜愛茶的文人學士也可能因而親近了佛教。茶詩寫茶，時而將佛教也寫了進去，甚至茶事成為表達佛理的象徵媒介。特別是僧人的茶詩，總是含蓄地帶入了佛教的興味。詩僧皎然與陸羽交往甚篤，連他去訪陸羽不遇的平凡事件，都能泛出禪佛教的平常心，詩云：

移家雖帶郭，野徑入桑麻。近種籬邊菊，秋來未著花。

扣門無犬吠，欲去問西家。報道山中去，歸時每日斜。

（〈尋陸鴻漸不遇〉，引自明・楊慎《升庵詩話》卷2）

陸羽遷居城郭鄉野地帶，皎然未先知會而前去訪友，見到籬邊像陶淵明一樣栽種了黃菊，卻疏於照顧而不開花。陸羽生活清貧，自然不必養狗來守護財物。他常往山中跑，想是尋茶去了，晚上自會回來睡覺。陸羽的生活如此灑脫，內心如此平放；詩僧訪友不遇，也似全不在意。

皎然另首〈白雲上人精舍尋杼山禪師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人〉言：

10. 參見《大正藏》第14冊，第475號，頁552上6-下20。

茶文學與佛意境的交融——唐宋茶詩的考察

望遠涉寒水，懷人在幽境。為高皎皎姿，及愛蒼蒼嶺。  
果見棲禪子，潺湲灌真頂；積疑一念破，澄息萬緣靜。  
世事花上塵，惠心空中境。清閒誘我性，遂使腸慮屏。  
許共林客遊，欲從山王請。木棲無名樹，水汲忘機井。  
持此一日高，未肯謝箕顓。夕霽山態好，空月生俄頃。  
識妙聆細泉，悟深滌清茗。此心誰得失？笑向西林永。  
（《全唐詩》卷 816）

此詩從寒水高山的場景拉進，出現禪子飲茶的一幕，消釋了疑惑，澄清了萬緣，不知是在書寫喫茶功效，還是在表述禪悟體驗。覺知世事如幻，了悟萬象即空，應非僅憑喝茶即能獲致的智慧心靈吧！稟此慧心，一切自然景物都在透顯禪機。在禪者與隱者的茶席上，「識妙聆細泉，悟深滌清茗」，茶與禪是如此合致，互相增上，笑忘一切人生得失。

僧人靈一〈與元居士青山潭飲茶〉，全詩未見一個佛教名相，讀來卻深具禪人的意境：「野泉煙火白雲間，坐飲香茶愛此山。巖下維舟不忍去，青溪流水暮潺潺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809）詩僧與居士友人在山水環繞、遠離人煙的寺院飲茶，相談甚為投機，全忘了時間的流逝，索性把小船繫在山巖下，留宿山寺品茶話禪，傾聽青山流水的自然之聲。

僧人貫休也留下多首以茶襯托禪境的優美詩作，如〈題宿禪師院〉：

身閒心亦然，如此已多年。語淡不著物，茶香別有泉。  
古衣和蘚衲，新偈幾人傳？時說秋歸夢，孤峰在海邊。  
（《全唐詩》卷 830）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八期

身閒、心閒、語淡，都是深悟禪理的外在呈現，用好泉、茶香來點綴不著世物的清淨禪心。又如〈題靈溪暢公墅〉：

境清僧格冷，新斲古林開。舊隱還如此，令人來又來。

嵐飛黏似霧，茶好碧於苔。但使心清淨，從渠歲月催。

（《全唐詩》卷 830）

這是在描繪僧人居處深山老林的清寂景觀，山嵐濃密，茶樹碧綠，更添幽靜氛圍。僧人於此避世禪修，心靈清淨無染，用禪悅超越了時間的概念。

白衣詩人與僧人交遊，茶詩中常刻劃禪宗的空寂意趣或佛門的自在心境。皇甫冉與皇甫曾兄弟與陸羽為友，以名泉、茶茗和山寺入鏡，描寫遠離塵俗的禪意風光。皇甫冉〈送陸鴻漸棲霞寺採茶〉言：

採茶非採菴，遠遠上層崖。布葉春風暖，盈筐白日斜。

舊知山寺路，時宿野人家。借問王孫草，何時泛碗花。

（《全唐詩》卷 249）

又皇甫曾〈送陸鴻漸山人採茶回〉言：

千峰待逋客，香茗復叢生。採摘知深處，煙霞羨獨行。

幽期山寺遠，野飯石泉清。寂寂燃燈夜，相思一磬聲。

（《全唐詩》卷 210）

茶性高潔，遠離塵煙，長在山崖，愛接近寺院，採茶人與其品格相應，在佛寺周邊的深山獨行，有時借宿山野人家，常在野外簡樸用齋，一切全無須造作。朋友送他去採茶，等候他攜回天然靈草，不禁感染佛教氣息，以闐靜夜裡的孤燈及誦經打坐的磬聲，點撥詩中



茶文學與佛意境的交融——唐宋茶詩的考察

的空寂幽隱氣息。

又皇甫冉〈雜言無錫惠山寺流泉歌〉，歌頌天下第二的惠山名泉，寫出鮮活靈動的禪機：「處處縈回石磴喧，朝朝盥漱山僧老。僧自老，松自新，流活活，無冬春。」（《全唐詩》卷 249）好茶無名泉相配則失色不少，皇甫氏筆下的惠山泉那麼充滿禪意，無聲無息地流動，無條件供人汲取，成為山僧每日生活的一部分；僧人自然老去，松樹日日生長，沒有任何人為干預，當中全無起心動念。

詩人與僧人常在寺院舉行茶會，所賦的詩有時毫不遮掩地表達佛理的感觸，武元衡〈資聖寺賁法師晚春茶會〉云：

虛室晝常掩，心源知悟空。禪庭一雨後，蓮界萬花中。  
時節流芳暮，人天此會同。不知方便理，何路出樊籠。  
（《全唐詩》卷 316）

在佛寺禪坐領悟空性，一片春雨沖洗之後，更顯這是人世間的一片清淨土地。在晚春時節，緇素共處茶宴嘉會，進行法義的對談。詩人似以維摩詰居士自比，要知方便佛理，始能脫離凡俗的牢籠。

李嘉佑〈同皇甫侍御題薦福寺一公房〉，描寫老僧在寺院的清修生活：

虛室獨焚香，林空靜磬長。閑窺數竿竹，老在一繩床。  
啜茗翻真偈，然燈繼夕陽。人歸遠相送，步履出回廊。  
（《全唐詩》卷 206）

虛室與林空，映現禪修環境的清幽；香與磬，是代表佛門的符號意象。老僧每日面對幾竿修竹，過著禪坐的人生。夜晚翻讀佛經，伴著茶香領悟。客人要歸去了，送行的腳步只出迴廊。茶與寺院生活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八期



唐代僧人和文人交流頻繁，唐代畫家閻立本所作的《蕭翼賺蘭亭圖》（南宋摹本，台北故宮博物院管藏），記載古代僧人以茶待客的歷史。

如此相配，與佛理境界如此密合，不啻學佛者的不語善友。

唐代僧人和文人交流頻繁，也共同愛好飲茶的雅興，所寫茶詩不避諱與佛教的相互照映。茶得佛而更顯清高品格，佛得茶而復增空寂意韻，茶與佛如此緊密連結的文學表現，中國歷代的茶文學難追其後。

### 三、宋代茶詩的佛禪意境

茶文化在宋代有進一步的發展，主流茶道由研成茶末放進熱湯烹煮的「煎茶」，過渡到將茶末置放碗底沖入熱水的「點茶」；飲茶風氣在上層社會與平民百姓之間更加滲透，專論茶事的著作如春筍般刊行即為此一現象的反映。宋代的茶文學有多樣化的展現，除了詩歌以外，在詞、賦、贊、序、論、記、奏疏、傳等文體，都能見到茶的蹤影，而以詠茶詩最為可觀。<sup>11</sup> 宋代詠物文學風氣興盛，茶也成為常見主題之一，從而湧現大量的詠茶作品。

11. 參見石韶華：《宋代詠茶詩研究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6年，頁35-42。

石韶華認為詠茶詞最為可觀，但據筆者的檢視結果，茶詩應多過茶詞。

茶文學與佛意境的交融——唐宋茶詩的考察

宋代文人也喜愛接近佛教，然而，文學中的佛教呈現卻相較唐代為收斂，意境顯得較為單調。宋人論說茶學的專著相當發達，也作了大量茶詩、茶詞，而其大宗為對茶品、茶事的細緻摹寫，與佛教關聯的作品所占比例並不高。茶詩涉及佛教者又較茶詞為多，可能因詞本身是一種配樂而歌唱的抒情詩體，在茶詞中置入佛教要素，顯得有點生硬。以下選取代表性的佛茶交涉詩作，討論佛教對茶詩的點化作用。

（一）用佛教點綴茶事

宋代文人時而收到僧友寄贈的茶品，也經常與僧人共飲嘉茗，這是詩文中言及佛教的因緣，但作品的主角通常依然在茶，用僧人、佛寺稍事點綴，置入精神內涵，可能帶來不可言喻的妙趣。此外，也嘗試對茶、佛教、詩人三者做意義上的結合，拓展茶的文化深度。而加入一點佛教的成素，對整首詩的閱讀經驗會發生特殊的效應。

丁謂留下幾首與僧人互動飲茶的詩作，其中〈飲茶〉云：

開緘試雨前，須汲遠山泉。自繞風爐立，誰聽石碾眠？  
輕微緣入麝，猛沸卻如蟬。羅細烹還好，鐺新味更全。  
花隨僧箸破，雲逐客甌圓。痛惜藏書篋，堅留待雪天。  
睡醒思滿啜，吟困憶重煎。祇此消塵慮，何須作酒仙。

（《全宋詩》卷 101）

詩人收到友人惠寄的穀雨前採摘的茶葉，用心刻寫取水、煮茶、品飲的過程，「花隨僧箸破」是唯一出現佛教符號的句子，他應與僧友一起試茶，僧人用筷子快速攪拌，茶湯表面泛起特殊構形的沫花，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八期

到飲用時才用筷子弄破。最後述說剛睡醒、苦吟詩時最適宜飲茶，以及飲茶有助消解塵俗凡心，不再需要杜康美酒來幫助忘憂。僧人在整首詩中幾乎看不見，卻運用一個「僧」字給出許多想像空間。

又如郭祥正〈元興試北苑新茗〉，寫入佛教僧人來點活整首詩的靈氣，讓茶事不致流於物化，讀來較為清新脫俗：「建溪雖接壤，春末始嘗茶。旋汲鄰僧水，同烹北苑茶。」（《全宋詩》卷 769）詩人在春末始獲得建溪北苑茶，急著想要試茶，到鄰僧處汲來水泉，用以煮取新茶。究竟是鄰僧家水質真的甘甜？還是想拉進僧人來增添飲茶的清雅意境？應該只有詩人自己能知。

趙緬〈飲茶〉亦有異趣同工之妙：

晝夢回窗下，秋聲碾樹邊。僧敲石裡火，瓶汲竹根泉。

照影吟髭碧，香醫酒病痊。坐餘重有味，猶見半牆煙。

（《全宋詩》卷 76）

這是幅秋天飲茶圖畫，大概是詩人白天仍感覺醉酒，僧人在樹下碾茶，然後敲石點火，汲取竹邊泉水，為詩人點茶，詩人飲後不僅醉意全消，還覺回味無窮。出塵的僧人為茶事賦與了幾分清高拔俗的風致，詩人因此不須多費文字來述說茶的特殊韻味。

佛教僧人遠俗精行的修養境界，正可用來映顯茶的高潔儉約德性，好茶尤需逸世禪人的風範來標舉其高格。蘇軾〈答毛澤民〉言：「寄示奇茗，極精而豐，南來未始得也。亦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，此外但緘而藏之爾。」（《蘇軾文集》卷 53）友人所寄的嘉茗到底有多麼精奇美妙，由蘇軾只願與山僧逸民共同鑑賞，足見一斑了，不必多費口舌。

林逋〈嘗茶次寄越僧靈皎〉，當詩人試飲到好茶時，決意寄與

茶文學與佛意境的交融——唐宋茶詩的考察

高僧分享：

白雲峰下雨槍新，膩綠長鮮穀雨春。  
靜試卻如湖上雪，對嘗兼憶剡中人。  
瓶懸金粉師應有，筋點瓊花我自珍。  
清話兒時搔首後，願和松色勸三巡。  
（《全宋詩》卷 107）

這喝來如湖上之雪的清爽名茶，詩人一品飲便憶起身在江南的僧友靈皎，雖然靈皎可能已擁有其他好茶，仍覺此茶與他能夠相稱，應該寄與他一嘗。兩人的情誼非常深厚，由此更明此茶的清靈妙好，也由茶妙顯示情摯。

丁謂〈丁晉公以詩送宣賜進奉紅綃封龍字茶與璉禪師〉，含有相同意趣：

密緘龍焙火前春，翠字紅綃熨眼新。  
名品至高誰合得，雙林樹下上乘人。（《羅湖野錄》卷下）

這種等級非常高的茶品，唯有修行境界高遠的璉禪師夠格品飲，可見禪師德行的崇高。若無高人與之對應，如何表現茶品的高貴？名貴的茶落於庸俗者手中，因而物化俗化，可是有損其高尚品格，詩人為茶做了周延的思考。

用佛教符號來彰示茶的高潔德行，這同時也是詩人追尋的自我典範，茶、佛、詩人的精神境界因而貫穿起來。詩僧重顯〈送新茶〉二首之一說：「元化功深陸羽知，雨前微露見鎗旗。收來獻佛餘堪惜，不寄詩家復寄誰？」（《明覺禪師語錄》卷 6）茶匯聚了天地自然的精華，僧人慎重地用以供佛，剩餘的至為珍惜，認為擁有高

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八期

風的詩人始懂得如何與茶交心。石待舉〈謝梵才惠茶〉也說：

郡園名薜製猶新，分惠眠雲跂石人。  
色門瓊瑤因地勝，香殊蘭芷得天真。  
開時好對稜稜月，碾處應飛瑟瑟塵。  
寄語高僧宜鄭重，能詩方遣雨前春。  
（《全宋詩》卷 226）

茶性得天地自然之真，合於山林隱者的清，還須配上清心詩人的雅，所以詩人想告訴高僧不要隨便贈與不適宜的人。保有自然閒靜之心，富有高雅詩情，才有資格成為茶的知心摯友。

茶的靈性可藉僧人意象以增顯，茶的風雅得由詩人形象來展延，山僧與詩人入茶詩點綴，為茶的文化意涵增色不少。

## （二）由茶事引伸佛理

如果詩人具備佛法修養，飲茶雅事是引伸發揮佛理領會的良好媒介，有時雖無直接表達佛教意味的名相文字，卻已含藏佛教的思想底蘊。如魏野〈詩一首〉云：

城裡爭看城外花，獨來城裏訪僧家。  
辛勤旋覓新鑽火，為我烹煮岳麓茶。（《永樂大典》卷 8）

城裡象徵紅塵世界，城外代表寂靜世外，世人競相前往城外，尋找都會欠缺的景致，賞花變成一種流行時尚，詩人卻反俗地從城外進到城裡。這位詩人保有隱逸心靈，但總不及僧人隱於市的大隱。禪機的對話不耗用太多語言，只言僧人連忙升火，烹煮源自山林清靜之地的茶茗。世間出世間了無分別，此詩可說不言而喻。

茶文學與佛意境的交融——唐宋茶詩的考察

郭祥正〈休師攜茶相過〉，則對佛理稍有揭露：

世情彈指旋成塵，物外論交只與君。  
試揀松蔭投石坐，一杯分我建溪雲。  
晚風吹坐忽生涼，旋碾新茶與客嘗。  
我本無心無所證，沉煙何事結圓光？（《青山集》卷18）

世間一切轉眼成空，僧人與詩人的友誼卻能維持長久。兩者在大自然環境中煮飲新茶，暢談佛法，領略禪心。即使佛法的最高體驗是「無心無所證」，詩人已久做息心的修學，兩人相談甚歡還是讓他動心領受到佛法的喜悅。

蘇軾某次在佛寺喝了七碗茶，在僧友的壁上寫下一首詩作，將飲茶的身心體驗與佛法的超俗境地融通起來，傳遞何處非佛法的旨趣，即〈遊諸佛舍，一日飲齏茶七盞，戲書勤師壁〉一詩：

示病維摩元不病，在家靈運已忘家，  
何須魏帝一丸藥，且盡盧仝七碗茶。（《東坡詩集》卷2）

《維摩詰所說經·文殊師利問疾品》中，維摩大士無病而示病教化；<sup>12</sup>《景德傳燈錄》卷4記載，鳥窠道林禪師的法嗣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，稱讚謝靈運為在家菩薩，施戒俱修。<sup>13</sup>真正體會佛教真理者，抹去有病無病、出家在家的界線，身在俗世而身心自在無礙。與其汲汲營求不死仙藥，還不如喝碗清茶，領悟超越生死之道。蘇軾的題目中有「戲書」兩字，也許他無意要表徵如此嚴肅高超的佛理，只是想藉佛教的妙義來傳達飲茶之後神輕氣爽、超然物外的感受。

12. 參見《大正藏》第14冊，第475號，頁554上26-546上2。

13. 參見《大正藏》第51冊，第2076號，頁230下18-21。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八期

黃庭堅也曾以維摩入茶詩，其〈今歲官茶極妙而誰為賞音者，戲作兩詩用前韵〉說：

乳花翻碗正眉開，時苦渴羌沖熱來。

知味者誰心已許，維摩雖默語如雷。

（《全宋詩》卷 1013）

喫茶三昧與佛理領悟一樣，都無法通過語言表達，就像維摩居士雖然杜口，卻是體證真理的最直接呈現。同樣地，不知這首詩是想借佛說茶？還是藉茶說佛？黃庭堅較明確借茶說佛的詩是〈送張子列茶〉：

齋餘一碗是常珍，味觸色香當幾塵？

借問禪深長不臥，何如官路醉眠人？

（《黃文節公外集》卷 19）

佛教將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視為物質事物的構成要素，茶是自然珍物，齋飯後一碗茶有消食去膩的功效，還有助精神涵養。但適合用物質的視角來分析它嗎？黃庭堅也許想考考友人的佛法理解。友人喜愛長時坐禪，他以問代言，禪修的深層體驗比起酩酊醉酒狀態如何？然只有禪坐者自己知曉，詩人無法代他置喙。讀者對禪法的領悟如何，也自行與詩句對話。

王洋的〈嘗新茶〉是首稍長的茶詩，由品茶體驗帶入對人生的觀照。先寫產茶時節的建溪茶鄉景況：

僧催坐夏麥留寒，吳人未御絺綌單。

溪雲穀雨作昏翳，思假快飲消沈煩。

商人遠處抱珪璧，千里來從建溪側。

報雲蟄戶起驚雷，鞭走龍蛇鬼神力。

茶文學與佛意境的交融——唐宋茶詩的考察



中國文人雅士與學僧禪者常以茶會友，圖為南宋宮廷畫家劉松年所繪《攪茶圖》。

四月是僧人準備坐夏的時節，降下清明穀雨，雲雷驚醒蟄伏的動物，商人身懷資金前來收購茶葉。其次，是茶的採摘與製作：

色新茗嫩取相宜，留得一年春雪白。

先修天貢奉珍團，次向人間散春色。

度過寒冬蘊集精華的上等嫩芽先做貢品龍團，其餘可供各界享用，把春天氣息帶進茶人家。最後，是在寺院品賞新茶的深刻人生感悟：

僧作虛白無埃塵，碾寬羅細杯勺勻。

寒泉一種已清絕，況此靈品天香新。

人間富貴有除折，靜中此味真殊絕。

誰言僧飯獨蕭條，勝處誰容較優劣。

（《全宋詩》卷 1849）

《人間佛教》學報・藝文 | 第二十八期

以清冽的寒泉搭配飽含春天生氣的香茗，寂靜中細細品嚐茶的清新自然之味，想起人世間富貴名位的無可常保，欣羨僧人清貧修行生活的超勝之處。在寺院喝茶最易喝出人生的淡泊真味。

茶詞中難得見到談禪論佛的作品，可能佛意與詞的文學情性較不相容。蔡松年的一闕〈西江月・冒暑遊太平寺・古松〉堪稱特殊，整首詞用簡省文字寫佛寺，談飲茶，說體會。先言古寺飲茶的清涼快意：

古殿蒼松偃蹇，孤雲丈室清深。

茶聲破睡午風陰，不用涼泉石枕。

古寺、老松、孤雲，深室，帶出幽寂的參禪氛圍。集僧用茶湯的茶鼓聲喚醒詩人，飲茶令身心清爽，夏日午後涼風徐拂，疏暢自不待言。在這樣的勻調環境中，禪師暫不獨坐，任居士諮問淨土行法：

枯木人忘獨坐，白蓮意可相尋。

歸時團月印天心，更作逃禪小飲。<sup>14</sup>

詩人正要回去時夜已深沉，不知「團月印天心」是否含有佛理領悟的言外之意？最後以再次飲茶作結。參禪人須要精進不懈，有時稍微鬆放全心修行的緊張，喝一點茶，稱作「逃禪小飲」。喫茶應不算是懈怠，禪者早悟「茶禪一味」的妙趣。

14. 引自李莫森：《詠茶詩詞曲賦鑑賞》，上海：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2006年，頁236-237。



#### 四、結語

佛與茶的精神意趣如此相契，古來僧人文士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涉佛茶文學作品，本文主要從唐宋詠茶詩中找出與佛教的連結關係，分析佛與茶的相互映顯的文學書寫式。

唐時，隨著寺院茶風盛行，詩中已多見詠茶詩句，詩人們也大方地引進佛教的意象。茶的高潔儉約品格可藉佛教精神來呈現；詩人也用佛教符號來深化飲茶意境；還有一種模式，先是詠茶，然後用直接或間接的手法傳遞佛法的理解與領悟。用詩來描寫茶與佛，可透過簡省的文字表達對天地自然之道的深刻領悟。

宋代詩詞中詠茶作品數量絕不亞於唐代，與佛教理趣的連繫卻遠較唐代為薄弱。宋代詠物文學流行，茶是重要主題之一，對茶品與茶事的刻畫細膩，精神旨趣與活潑質性則不及唐朝。一類茶詩以寫茶為主，稍用諸如僧人等佛教符號加以點綴，為整體作品增添一些清雅韻致。亦可借茶來引伸佛理，表達詩人的佛法領解與禪悟體驗。

以上是筆者對唐宋茶詩的考察理解，未來期望能繼續對禪語錄中的茶文學資料進行處理，那是純粹自禪僧視角所給出的茶意象。

